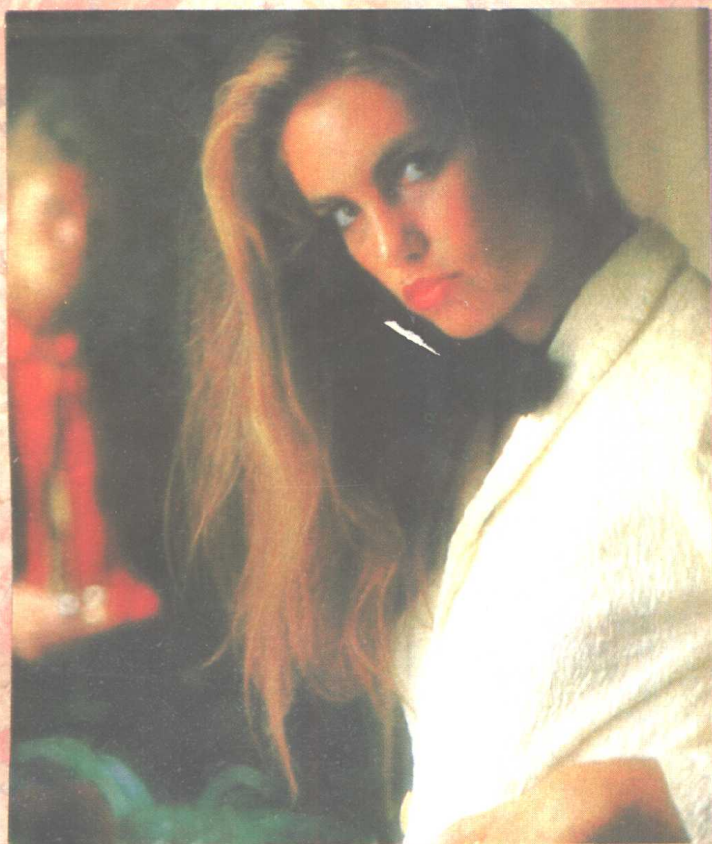


浪漫經典系列

火之歌

凱薩琳・庫克◎原著

李希薇◎譯



藝出版社

Fire Song
by Catherine Coulter

浪漫經典系列

火 之 歌

凱薩琳・庫克 原著

李希薇 譯

花山文藝出版社

一九九三年・石家莊

(冀) 新登字 003 号

浪漫经典系列

火之歌

Fire Song

原 著：凯萨琳·库克

Catherine Coulter

译 者：李希薇

责任编辑：罗益群

美术编辑：李文章

出版发行：花山文艺出版社

地 址：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：石家庄北方印刷厂

地 址：石家庄市石岗大街柏林路 7 号

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转授版权

版权代理：大苹果股份有限公司

850×1168 毫米 1/32 10 印张 207 千字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

199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：1—10,000 定价：7.60 元

ISBN7—80505—984—5/I·874

1

“你瞧，盖伊！”格瑞大叫，指向前方。“十几个恶棍在攻击商人和他的随从！”他在马鞍上转身，向他的人喊道。“我们让这些该死的法国混蛋瞧瞧英格兰人的厉害！”他话还没有说完即策马往前奔驰，利落地拔出闪亮的剑。“魔鬼”飞奔过山坡，冲向小山谷，镶嵌着银片的马勒在耀眼的阳光下闪闪发光。

“莫格瑞来也！”格瑞大叫。他放下头盔的护颊，高举锋利的长剑。两个骑士和十二个全副武装的勇士紧跟在他的身后，他们的呼叫声回应着他的。格瑞冷静地观察，发现这群土匪选择了绝佳的地点。当“魔鬼”冲撞一匹马，将马背上的骑士抛向半空，格瑞冷静地观察，发现这群土匪选择了绝佳的地点。当“魔鬼”冲撞一匹马，将马背上的骑士抛向半空，格瑞发现遭受攻击的男人不是商人。这个男人穿着华丽的酒红色天鹅绒制

服装，骑着一匹雄壮的红棕色种马。他显然受过骑士的训练，因为他的剑快如闪电地应付包围着他的六个土匪。但是。纵使他英勇过人，仍然寡不敌众。

格瑞再次大叫：“莫格瑞来也！”半数的强盗急忙逃进森林，而且他的六个继续猛烈地围攻孤军奋战的男人。

他打得很好，格瑞心里想着，下一秒钟他冲进混战中，脸上露出冷酷的笑容，一剑划破强盗的喉咙。鲜血喷出，飞溅在格瑞的铠甲上，但是他不理会，骑着“魔鬼”冲向另一个强盗的马。“魔鬼”以后腿站立，用前腿猛踢马脖子。在这同时，格瑞的剑划过男人的胸膛，将他击落地面，惊讶的惨叫声从他的喉咙扯开。格瑞靠近奋战不懈的男人保护他的侧面。当剩下的土匪恐惧得尖叫，负伤逃进森林，格瑞仰头大笑。

战斗只持续了五分钟。除了受伤者的呻吟，四周再度平静下来。格瑞冷静地将沾染鲜血的剑交给随从之一，然后下马，转身向柏盖伊骑士。

“只有修林受伤，大人，”盖伊说，略微喘息。“而且不严重。那群强盗是胆小鬼。”

格瑞点点头，走近衣着华丽的男人。“你有没有受伤？”

“没有，不过若不是你及时伸出援手，我已经完了。谢谢。”他脱掉头盔。“我叫雷摩斯，来自布列特尼。”他对格瑞微笑，眼睛闪闪发亮。

格瑞看见他略微灰白的头发和眼角深刻的线条，心里想着他打斗时像个年轻小伙子。他看起来仍然英姿焕发，不像上了年纪的战士。他身上没有一丝赘肉，肩膀和手臂的肌肉相当结实。“你在喘息，先生，”格瑞说。“来，休息一会儿。告诉我

那群恶棍为什么会攻击你。”

摩斯点点头，下马，发现自己呼吸急促、心跳剧烈。

“你受伤了。”

摩斯愚蠢地看向天鹅绒外套的血渍，轻声诅咒。凯茜得花一番工夫修补外套的破洞了。“一点小伤，不要紧。”他说。

“盖伊，”格瑞叫道。“派人去拿水和布来。”

他对摩斯微笑。“我是莫格瑞，渥佛顿伯爵，英格兰人，刚从圣地回来。我正要开始相信自己置身在伊甸园中，”他环顾平缓的山坡。“旅程变得乏味无聊。我要谢谢你给我舒展筋骨的机会。”

“幸好你及时赶到救了我一命，”摩斯说，心疼地看着格瑞的随从撕毁天鹅绒外套，清洗包扎他手臂上的伤口。“你说你刚从圣地回来？”他问，注视高大的英格兰战士。格瑞点点头，他用哀伤的声音继续说：“我听说了路易国王的事。可怜的国王死在那块被上帝遗弃的土地上。贵国英勇的爱德华王子，他活下来了吗？”

“是的。等你体力恢复再说话吧，先生。”

摩斯发现自己感激地靠着格瑞宽阔的胸膛。格瑞扶他到一棵橡树下，然后起身查看那群歹徒造成的损害。“盖伊，”他叫道，指向一个躺在地上身受重伤痛苦呻吟的男人。“送那个土匪下地狱。”

奇怪，格瑞想道，这几辆马车都没有被碰过。他回想刚才的打斗，有六个人攻击雷摩斯。如果他们的目的不是抢劫，那么……他摇摇头，继续查看。雷摩斯的随从三死两伤。他给手下进一步指示之后，走回摩斯身旁。

摩斯打量这个全身散发着力量的男人。不管他是不是英格兰人，他是个骁勇善战的家伙。而且，摩斯想道，他年轻而健康，他的胸膛结实坚定得像橡树粗壮的树干，他是个习惯下令的男人，一个可以信任的男人，他看见格瑞紧蹙的眉头，说道：“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先生，因为我的想法和你一样。这个世界有很多土匪强盗，但是这群攻击我的恶棍不太寻常。亚奎田是个治安良好的地方，那群人为了三车的酒而攻击我，实在令人难以置信。”

“你有敌人。”格瑞说。

“看来是的，”摩斯耸耸肩，注视格瑞的眼睛。“谁没有敌人呢？”

“你的敌人胆小得不敢亲自做这件事。”

“看来是的。”他沉思片刻。“我没有证据，”他终于说。“但是只有一个人会这么处心积虑地要除掉我。”

战斗的兴奋消退，格瑞感到疲乏，不是因为舞刀弄剑，而是因为几星期来的旅行劳顿。他揉一揉脖子僵硬的肌肉。

“我忘了，”摩斯说。“你们的爱德华王子现在是国王了。他很快就会来登基为王吗？”

“不，他喜欢旅行。而且没有必要，英格兰目前非常和平，况且他的叔父康瓦耳公爵，会保护属于他的一切。”

“可是你，莫格瑞，我在你的声音中听见回家的渴望。”

“是的。在圣地与异教徒作战是件充满血腥、疾病与挫折的任务。爱德华和回教徒签订的条约将保障基督教徒一段日子的安全。”

摩斯若有所思地看着这个英格兰战士。“这里离我的家只

有三天的路程，格瑞伯爵，”他说。“你愿意陪我回布列登吗？”

“这是我的荣幸。”格瑞说。

“好极了，”摩斯说，他的思绪转向凯茜。他有三天的时间决定这个英格兰人是否配得上他唯一的女儿。“你有家人期盼着你回家吧？”他问，没有看着格瑞的眼睛。

“没有，只有我的城堡，渥佛顿城堡恐怕已经倾颓了。一年的时间并不短。”

“啊。”摩斯说，身体向后靠着树干，闭起眼睛。

凯茜脱下貂皮风衣，小心地折好，放在马鞍上。这件风衣美得让人舍不得穿，她微笑地想着，想起父亲送她这件生日礼物时顽皮而神秘的表情。她开玩笑地说这是适合公主的礼物，而不适合一个住在布列特尼荒野的普通女孩。她的奶妈爱达担心主人会宠坏她的宝贝，而摩斯只是愉快地笑着。

凯茜仰起头面对灿烂的太阳。这是一个美丽的日子，柔软蓬松的白云飘浮在湛蓝的天空，而空气是这么的纯净温暖。她坐在马鞍上略微转身，回头看向布列登堡。四座高耸入云的圆塔像侍卫般守护着周围的居民，刻划着岁月痕迹的灰色厚实石墙连接巨大的圆塔，形成宽阔的方形广场。布列登堡不仅是她的家，也是控制墨勒河的要塞。任何企图从海路进攻的敌人，都得先通过布列登堡这一关。任何人都逃不过城堡的监视，因为它控制着这个地区最高的山丘。凯茜凝望繁荣的墨勒城外的海洋，回想父亲告诉她的布列登堡奋勇抗敌的故事。再坚固的炮车也伤害不了布列登堡。每年当收成的农作物安全地贮藏起来，父亲就会提醒他们围城是他们唯一的忧虑。身为

管家的凯茜总会确定仓库里存放了充足的粮食。

汤恩，她父亲的随从之一，骑马到她的身旁，打断她的沉思。“小姐，”他说，指向东边。“有一群人接近。我们应该回布列登堡。”

她点点头，催促“蓝铃”加快速度回城堡。父亲会在这个星期之内回来，她微笑地想着，带着足够他喝十年的酒回来。她取笑父亲，说他喝酒喝出了酒糟鼻。他信以为真，忧虑地照镜子才知道被愚弄。她愧疚得允许父亲在下棋时痛宰她。

看守城门的皮耶升起吊闸，凯茜一行人进入城堡。城堡的清洁一直都对凯茜充满成就感。在她的家里，没有污秽和凌乱，所有住在城堡里的人都丰衣足食。一群孩子在井边玩耍，凯茜愉快地向他们挥手。他们是她的大家庭里的一部分，她知道每个孩子的名字。“我们住在养兔场里，”她的父亲会微笑地抱怨。“有时候附近如果没人我还会紧张呢。”

“汤恩，”她在下马之后说。“吩咐皮耶把城门关起来。在我们确定访客是谁之前，不要开城门。”

“是的，小姐。”汤恩说，无法完全压抑声音中的仰慕，他和凯茜同年，他的父亲拥有东部相当大片的土地，但是他知道凯茜视他如兄长。今年他将被授予爵位，这样也好，他想到，转身走向皮耶。他受不了看着她被许配给另外一个男人。

“该死的混蛋！”皮耶啐道，看着接近布列登堡的十二个骑士。“是那个可怜的黎杰弗，我认的他的旗帜。他的图纹应该是只鼯鼠，而不是老鹰。我真想叫这个野人离布列登堡和小姐远一点！”

“我去问凯茜的意思。”汤恩说。

可是凯茜已经听见了，而她叫他打开城门。杰弗是她的表哥，她的姑妈斐莉的儿子。这一次，讨厌的姑妈显然没有陪他一起来。感谢上帝，但愿父亲在家！她爬上城墙，看着杰弗一行人在山丘下停下来。他的衣着十分华丽，一如往常，她想象他淡蓝色的眼睛正在评估布列登堡的价值。她咬着下唇，希望自己能够拒绝他进入。但是，当然，她不能。

“凯茜，是我，杰弗，”他大声叫道。“我可以进去休息一下吗？”她甚至懒得回答，杰弗注意到。他恼怒地抿起嘴。骄傲的婊子！等他们结婚，他会教她礼貌。当他带领随从缓缓地骑向宏伟的城门，他的眼睛钟爱地注视布列登堡。这座城堡很快就会成为他的。他将成为布列登堡的主人，远离他母亲刻薄严厉的唇舌。

他挺起肩膀，露出微笑，骑马进入城堡。他已经六个月没有见到凯茜，当他注意到她的曲线更加有女人味，不由得感到惊喜。他喜欢她长及腰际的栗色卷发。但是，他不喜欢她的眼睛，虽然它们大而明亮，她的眼睛总是盯着他的脸，仿佛能够看穿他的心思。她懂得太多了，他该死的舅舅太宠她，没有教他守本分。不过这次来访，看着他未来的家和未来的妻子，杰弗能够愉快地微笑。

“凯茜，”他说，下马站在她身旁。“你愈来愈美了。”

“杰弗，”凯茜冷淡地向他的赞美致谢，不理睬他亲密的语气。“我的父亲还没有从亚奎田回来。”

“啊，吸引我来的不只是你的父亲。”

“还有什么吸引你，杰弗？”

他垂下睫毛，隐藏眼里的恼怒。“怡人的天气，还有你，我

的表妹。我可以与你共度一个小时吗？不幸地，我必须在天黑之前回波马诺。”

凯茜点点头，拎起裙子，带领他爬上螺旋阶梯进入大厅。“我相信你的母亲很好。”她说。

杰弗笑起来。“我的母亲一向非常健康。尤其当我在她身边当她的出气筒，她更是精神奕奕。”

“唔，”凯茜说。“她对你比对我好多了！她竟然告诉我父亲我太年轻，管理不了布列登堡！仿佛把我当成在修道院长大的傻瓜！”

她的声音里真挚的笑意让杰弗放松下来，而她的眼睛闪烁着诱人的光彩。今天到这里来是明智之举，他想道。当她获悉关于她父亲的消息，他将是她想见到的人。他会得到她，不管她愿不愿意，不过他希望她接受他。强迫一个淑女就范的想法令他厌恶。她示意他坐下，他再次愉快地注意到她乳房柔软的曲线。

“你没有长高。”他说。

“我恐怕注定只能长这么高了。你要喝点酒吗？杰弗？”

他点点头，舒适地靠着椅背。这里已经有家的感觉。他坐的不是她父亲的椅子，不过这张椅子坚固耐久，就像布列登堡。他看着凯茜吩咐女仆去拿酒，她的声音轻柔悦耳。“凯茜像她的母亲，安妮夫人，”他的母亲偶尔会鄙夷地说。“软弱、顺从，没有个性。”可是杰弗知道她错了。凯茜性情温顺是因为她是被呵护长大的；她看起来柔弱是因为她的父亲给予她无尽的关爱。他怀疑从来没有人对她粗声粗气地说话，当然，除了他母亲之外。但是她有个性，也许以一个女孩来说太有个性

了。他的目光飘向她的腰骨。她是这么的纤细。他怀疑她会难产而死，就像她的母亲。他的母亲曾经告诉他凯茜的发育很慢，他想起母亲尖刻的批评不禁畏缩。

凯茜递给他一杯酒、一块乳酪，和刚出炉的面包。“我相信汤恩会供应你的随从点心。”她在他的对面坐下，率直地看着他。“你到布列登堡来做什么，杰弗？”

“来看你，表妹。”他说，撕下一块面包。

“我的父亲不会赞同。”

“你的父亲错了。我从来没有对不起他，而他是我的舅舅，我是他的继承人。”

“不，杰弗，”她平稳地说。“我是他的继承人。”

杰弗耸耸肩。“这么说吧，你的丈夫将成为他的继承人。”

她很清楚他的心思，不由得生气。她盯着他的眼睛说：“我的弟弟没有活下来真令人哀伤。如果他活着，就不会有人把我和布列登堡看成一体。”

杰弗勉强地笑笑。“你低估自己了，表妹。相信我，我很重视你。”

她想当面嘲笑他睁眼说瞎话，但是他的话令她毛骨悚然。杰弗一向非常圆滑，但是今天他的意思太明显了。他大她八岁，她清楚地记得他小时又高又瘦，常常欺负她的弟弟吉安。她知道父亲为吉安溺毙的事怪罪杰弗，因为父亲相信他有责任，凯茜也相信。有五年的时间摩斯禁止杰弗到布列登堡来，直到他的姊姊严厉残酷的指责使他宽容。可是杰弗每次到布列登堡来，她的父亲总会咕哝地说些毒蛇猛兽的话。

凯茜怀疑杰弗的动机，决定试探他。“是的，”她欣然地说。

“我想我总有一天必须结婚。不过，当然，我的父亲将会为我挑选丈夫。”

“或者将由布列特尼公爵为你挑选。”

“那只有在我的父亲去世的情况下才会发生。”

“我们活在不确定的时代，”杰弗流利地说。“上个星期我的随从之一——一个年轻力壮的家伙——患热病死了。是的，生命是相当不确定的。”

“这种哲学令人不安，”凯茜说。“你不相信上帝会保佑好人？”

“你太天真了，凯茜。上帝和人的事没有关系。我们不要再谈这种严肃的话题。告诉我，你父亲不在城堡的这段时间你都做些什么消遣。”

凯茜知道杰弗对她的消遣活动一点兴趣也没有，不过，这是在他离开之前打发时间的办法。她告诉他关于她的药草园，关于爱达教她的草药知识。杰弗坐在椅子上，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。凯茜可怜他，停止她的独白。

“等父亲回来，”她说，垂下眼睛隐藏眼里的笑。“我们一定会开怀畅饮他带回来的酒。”

她没有看见杰弗尖锐的表情。“可惜我不在这里，不能与你们同乐。”他说。

“可不是吗？哦，老天，时光飞逝，这个小时已经过了！我想，你必须上路了。”

她站起来，杰弗没有办法拖延只得也站起来。他低头看她美丽的脸，清楚地记得两年前他认为她的长相平庸得令人没有胃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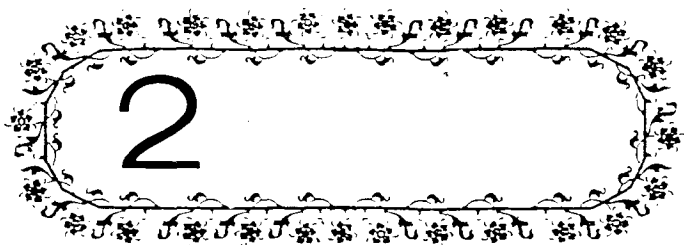
“如果你想见我，你会派人到波马诺城堡来吗？”

凯茜听到这个奇怪的问题，歪头考虑这种不可能发生的情况，不过很简单地回答道：“是的，杰弗。一路顺风。”

她看着他上马，回应他轻快的挥手，然后走上东塔的顶端，目送他和他的随从远离。

她和汤恩一起吃晚餐，责备一个女仆弄坏了裙子，然后上床准备睡觉。躺在床上，她觉得头部隐隐作痛。

第二天早晨，凯茜感到异常虚弱，可是她仍然准备骑马；这是她的习惯。头上的太阳灿烂耀眼，可是她却觉得冷，而且喉咙痒痒的。“你像个傻瓜，凯茜。”她大声地告诉自己，因为她这辈子生病的日子屈指可数。当汤恩准备扶她坐上马鞍，她似乎无法抓住“蓝铃”的僵绳。她轻呼一声昏倒，倒进他的怀里。



当其中一辆马车陷入更深的泥沼，摩斯大声地诅咒。阴冷的雨仍然倾盆而下。他们正绕着洛耳山脉走，而大雨将蜿蜒的山路变成沼泽。

疲乏的格瑞下马，帮忙推马车后轮。他希望你已经到家了。不过当他用全身的力气推着车轮，他像个哲学家般想着，不管他是不是和摩斯同行都会被淋湿。泥坑顽强地吸住车轮，他和其他的人再次使劲往上推。终于脱困的车轮弹了起来，三桶酒掉在泥地上。格瑞命令随从把酒抬上马车。

“今天晚上，”摩斯说。“我们将会换上干爽的衣服。我们现在离波马诺城堡不远，我打算到那里去喝个痛快！你是我的客人！”

“波马诺城堡在哪里？”格瑞问。

“休革特附近。希望那里没有被泛滥的湖水淹没。”

从来没有听说过休革特的格瑞只低沉地哦了一声。过去这三天，他得知许多关于雷摩斯的事，知道更多他和他的姊姊、外甥之间长久存在的不睦。“她竟敢侮辱我的凯茜的管家能力，”摩斯这么告诉他。“我的凯茜，她能够管理你的国王的温莎堡！”

格瑞讥笑地想着，从摩斯的口中听来，他的宝贝凯茜就像圣人般高洁，他后悔答应摩斯到布列登堡去，甚至只是住几天。这个凯茜很可能是个大暴牙，丑得嫁不出去，所以雷摩斯才会把这个陌生人当作女婿人选。

可是他喜欢摩斯。他喜欢摩斯的机智风趣，和他说不完的故事。当大雨把全队的人淋成落汤鸡，他甚至没有丧失他的幽默。格瑞知道，在摩斯技巧地探测之下，他很可能已经告诉摩斯所有他想知道的事。他微笑地想着，摩斯也许想知道他的第一任妻子的左臀上有一个肿瘤。

“至于我那个外甥，”摩斯在昨天下午轻蔑地说。“他只是个一文不值的傻瓜。”

“也许是个危险的傻瓜。”格瑞冷静地说道。

“哎，有可能，”摩斯同意。“那个混蛋！”他告诉格瑞关于他的好儿子吉安的事。他一直怀疑是杰弗故意让吉安淹死的。“他渴望得到布列登堡，而他的母亲鼓励他。她竟然厚颜无耻地当着我的面说她的儿子是我的继承人！而他只把凯茜当做天花板上的苍蝇！哎，我知道他们两个心里在想什么；凯茜嫁给那个可怜虫，而我的姊姊成为布列登堡的女王，支使所有的人！”

“你的儿子死后，”格瑞问摩斯。“你为什么不再婚？”

摩斯眼里的痛苦震撼了格瑞，他不需要任何语言来回答他的问题。

现在他将和摩斯的姊姊见面，也许会见到她的儿子杰弗。

波马诺城堡很小，位于一个小湖旁边，没有任何战略价值。湖水相当混浊，不过还没有泛滥。这里并不富庶，城堡周围的土地看起来十分贫瘠。在城堡内，格瑞看见衣衫褴褛冷得发抖的农奴。他跟随摩斯爬上阶梯，盖伊跟随在他身后。

“亲爱的弟弟，”一个瘦高的女人说。“真令人惊喜。老天，你全身湿透了。我希望你不会死于风寒。”她的笑容非常虚伪。

“斐莉，这位是莫格瑞伯爵。我们需要洗个热水澡换上干爽的衣服。”

摩斯的姊姊又高又瘦，长得并不难看，虽然她一定超过四十岁了。她的头发藏在白色的头巾下面。

“当然，摩斯。”斐莉看向莫格瑞，感觉到血液加速流动。老天，他真是个英挺的男人！斐莉严厉地命令女仆为她的弟弟准备洗澡水，然后走向格瑞，她的腰肢优雅在摆动。“你，伯爵大人，”她轻声说。“我亲自为你准备。”

老天，格瑞想道，这个女人要诱惑我。他累了，只想好好地休息。他大声地说：“你太周到了，夫人。”

他留下盖伊在大厅的火炉前，跟随斐莉夫人上楼。

“你的儿子不在，夫人？”

“是的，”斐莉说。“他将为错过他的舅舅感到遗憾。”

如果亚奎田事件的主谋是杰弗，看起来他母亲并不知道这件事。